



梁信电影剧作选

LIANG XIN DIAN YING JU ZUO X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35.7/54

梁信电影剧作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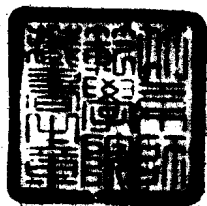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8856

上海文艺出版社

758856



序

张 骏 祥

梁信同志的电影剧作选集出版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欢迎的事。

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后，群众业余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人、干部、农村知识青年……很多人想把自己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所见所闻写成剧本，希望能得到摄制，在银幕上反映出来。据统计，北京、上海、长春这几个制片厂，一年内每家收到的群众来稿总在一千几百件。可惜这些作品中能达到摄制水平的还很少。有些业余作者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得很好，一落笔又不是那么回事”感到苦恼。经常有青年人写信来诉说这类苦衷，希望知道怎样才能写好电影剧本。但这是没法子靠通两封信就能解决的问题。写电影剧本也和写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要求作者有正确的立场观点，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但就在最后这么一条要求上，可能电影创作有些不同，就是说：要求作者能比较熟练地运用电影表现方法。而要掌握这一项本领，除了参考一些有关电影剧作的论述和经验谈之外，我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反复阅读一些优秀影片的剧本。读完之后再去看拍成的影片，看了片子之后再回头读剧本。

这样反复揣摩，就不难体会什么叫电影的表现方法。最近中国电影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比较好的影片的剧本，很受欢迎。可惜印数不多，不能满足需要。梁信同志电影剧作集出版，是非常及时的。

有些作家不大愿意写电影剧本，认为写电影要过的关口太多，往往要反复修改，最后弄得一点创作激情都没有了，可能还得不到摄制。或者摄制出来了，又与自己所设想的是两回事，因此和导演不欢而散。复杂的剧本审查必须废除，作导演的必须尊重并且深切理解作者的意图，这是肯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电影剧本都要写七稿八稿，也不是作家一定会和导演合作不好。梁信同志和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写的几个剧本都是很快就成立了摄制组投入摄制的（假如不是“四人帮”对他进行迫害，夺去他手里的笔，恐怕今天他写的电影剧本远不止这里印的几个），而且在每部影片摄制成功之后，梁信同志总是和导演结下了很好的友谊，相约为下一部片子再度合作。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梁信同志是个有经验的作家，他的作品具备一般优秀文学作品的特点之外，就是因为他笔下的东西首先就是“电影的”，就是说，完全适合于银幕表现的，除非是一个低能的导演，是不会轻易放过或者会弄得与作者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我们可以随手从《红色娘子军》剧本中捡两个例子：一是琼花和红莲紧紧跟在娘子军连后面要求参军那场戏，连长问琼花为什么要参军，她把衣领一拉，露出条条鞭痕说：“还问为什么？就为这个！”还有一场是琼花奉命去侦察，狭路相逢看到南霸天坐了轿子回来，她只想到报个人私仇，违反了纪律，开枪要南霸天“尝尝奴隶的子弹”。这两场戏，有哪个导演读了会不感到“技痒”，有哪个导演会愚蠢到加以删改或者拍得与原作风马牛不相及呢？

究竟什么叫“电影的”，这不是几句话讲得清楚的。粗鲁一点，可否这么说：电影和其他文学形式的表现方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小说、诗歌等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对于人物的思想感情往往可以直接地用文字用语言来叙述、描绘，而在电影剧本里却要求主要地通过人物的动作行为来间接地表达出来，靠景物造型表现渲染出来。电影剧本作者切忌说思想、讲感情，写些导演无法用具体形象体现的东西。另一方面，在叙述抒情文学里只能用文字、语言间接交代描绘的人物动作，在银幕上却是一目了然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因此电影剧本作者虽然也不得不倚仗文字，却必须最简捷生动地把这些动作呈现出来，使读者仿佛不是在读文字而是看到了具体的形象。这些是一个电影剧作者必须掌握的本领。而梁信同志可以说是深得此中三味的。请看《从奴隶到将军》第三十节“发饷”那一场吧。不到一百行短促的不完整的字句，却充满了动作，这些动作后面又是多少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跃动和交锋。你一谈，那些动作就一一出现在你眼前，你也就象是看见了是什么在这些人的头脑里翻腾着。当然，这首先是作者真正知道这些人物，他自己看见了听见了这些人物怎样在动作。但是，这里也有个熟练掌握电影表现方法的问题。这段文字既不象小说，也不象戏剧，可却是地地道道的电影。因此，除了作为一本好的文学读物之外，更应该向有志于创作电影剧本的业余作者们推荐这本剧作集。

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

自 传

我生于一九二六年，吉林省扶余县人。

扶余的山川风貌，有点特别：三面环水一面沙。居民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人；民族有汉、满、蒙、回、朝鲜族人，还有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人。主要职业分四大类：农民、船民与脚伕，出外当伐木工人，还有一种职业是“当胡子”，即土匪，多半是“骑匪”（自然大多是走投无路的穷人）。

我的父亲和祖父，是“两个肩膀扛个嘴”逃荒下关东来的山东人。他俩种菜，也当脚伕，农闲时用中草药给人医病。母亲是雇农女儿，不识字。

船民与脚伕，走南闯北，有互助精神；伐木工人，讲义气，喝烈酒；“骑匪”们，大刀快马，无法无天；加之各民族性格的融汇，就铸成这么几个字：豪放，流动，蔑视艰险。

我七岁丧父，母亲多年给人当佣人。清贫如洗，寡母孤儿，使我对谁都惧怕三分。因此，截然矛盾的两种影响我都吸收：社会给我以强悍，家庭给我以懦弱。我羡慕大刀快马，又安于贫困和受欺凌的地位。这矛盾在我身上混成的性格，到今天我也写不好这种人物。

断断续续，我读了五年小学。十二岁时，为了找一口饭吃，我离开五十多岁的母亲，外出流浪。七年间，我从吉林省走到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古老的电车上卖过票，在肇东县当铺里当过学

徒，在安达县当过杂工。失业时，常常在零下三十度露宿街头。身边的伙伴，往往第二天一早就成了一具僵尸。

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志愿参军，一九四六年十月入党。参军时属李兆麟将军部下，后我军扩大，一九四七年秋被任命为松江军区独立四师宣传队长。在这之前，从剿匪开始，我参加了东北战场上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战役，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以及围困长春和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南下，过长江，参加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

一九四九年年末，广西宣告解放。半月后，我奉命组织武装工作队，下乡至柳江县百朋、进德两区，以武工队长身份兼任两个区的区委书记。从此，我又投身于三年零三个月的广西剿匪战争。

一九五三年初，我调到中南军区，任创作员，从事文学创作工作。

战争生活结束了。放下枪，拿起笔，艰难劲儿对于我不亚于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我的文化程度很低，面对着专业文学创作，知识等于零。唯一的长处是：我懂得饥寒。还有就是近七年的时间我没离开战场，用双脚走了九个省。而战争时期的师宣传队，和今天的文工团几乎完全是两码事。它总的工作是做战勤工作：火线喊话，设鼓动棚，带大车队，带担架队，筹粮，运送伤员，押管战俘，等等。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工作中，我接触了敌、我、男女老幼各式各样的人。广西三年，武工队和区委的工作，则更特殊些：有时我带队阻击土匪，有时又与土匪头目谈判；有时审案判案，有时又给婆媳劝架。总括我童年、少年时的生活，战争生活，以及剿匪建政工作，就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原型。有的原型，经岁月洗炼，逐步“合成”，长期定居在思想里。至今我还没有写完他们。我的生活面，是纵行祖

国南北：从松花江，到中越边境，之后又到海南岛。东北三省加关内七省的语言，都给我以滋养。我的主要依靠，是近乎河北省的北方话，近年来也学习溶汇一些两广语言。

自一九五三年任创作员后，陆续发表了独幕剧《我们的排长》、《和洪水赛跑》，多幕剧《颍河儿女》（合作），短篇小说《海上巡逻》以及杂文、剧评等，都是平庸之作。一九五五年始，着手写长篇小说《逆流》，只发表了个别章节，未引起注意。一九五八年，我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一九五九年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翌年，由天马电影制片厂谢晋导演摄制成影片，试映后，获得了郭老等老前辈的热烈赞扬。郭老曾为影片挥毫题诗，夏衍、田汉等几十位老同志写了专论，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剧本译成英语后，又接到国外读者的许多来信，有的是用英、汉两种文字打印的。影片获得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亚非电影节的万隆大奖。

《红色娘子军》发表的同时，我完成了大型话剧《南海战歌》（合作）。同一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碧海丹心》。翌年，改编为电影剧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我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个短篇：《铁腿阿陈》、《小小一根针》，一篇专论《从生活到创作》。《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故事·情节·爱情及其他》，算是理论文章，其他一事无成。那原因，也是众所周知吧？而“四人帮”的迫害，实在超出“二十四史”的常识：我这样一个没饭吃投身武装革命的孩子，也被“专政”七年，其中有三年半是在铁窗中度过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又经历了一次考验。从而使我认识了更多的革命者的风骨，也看透了少数衣冠禽兽。在劳改场，跟着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体验了一点忧国忧民的滋味，使我不仅仅只懂得战斗的欢乐，也懂得了深沉的痛苦——不是个人的，是全党的痛

苦,大痛苦!

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约有十来个月的时间,我走遍了海边防和广西旧战场。发表了短篇《风险》、《对抗赛》等。前者已译成日文,后者已被一些高等院校列为课文。另有杂文数篇。一九七四年冬,我开始写长篇小说。草创未成,奉命改编话剧《南海长城》,一九七五年由八一制片厂摄制成影片。

打倒“四人帮”后至今天,两年半内,我出版了一部长篇《龙虎风云记》,完成了电影剧本《特殊任务》、《从奴隶到将军》(上下集),已均由上海制片厂拍摄完毕。另发表了十数篇论文。手头上的电影剧本《在你身边……》(合作)、《晚霞》(合作)、《越女哀歌》、《白马红姑》皆已基本定稿。现在,正同我的老友谢晋导演合作,准备创作一部大规模反映古代战争的多集影片,预计一九八一年完成。

梁 信



作者近影（一九七九年于北京）

何如摄



红 色 娘 子 军 （一九六〇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

沈西林 摄



碧海丹心（一九六二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八一电影制片厂 摄





特 殊 任 务

(一九七八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程士余 摄





从 奴 隶 到 将 军 （一九七九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从奴隶到将军



从奴隶到将军

陈传和 摄

目 录

序·····	张骏祥	I
自传·····		IV
红色娘子军·····		一
碧海丹心·····		八五
特殊任务·····		一八一
从奴隶到将军·····		二七一
后记·····		四二六